

評注昭明文選

掃葉山房發行

評註昭明文選卷十

金壇後學于光華惺介編次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

臨淄侯曹植也。典略：臨淄侯以才捷愛幸，數與修書修。答之。○何曰：牋亦書也。但自下達上之詞耳。其答處筆。

筆與來書對參。觀之乃見作法。

修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彌終也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

命尉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

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仲宣投劉表流寓楚壤故云漢表孔璋寤身衣氏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

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穎汝穎太祖食邑故云魏也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

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武旦周公之資有聖善之教。謂母教也。詩母

聖善謂植父武帝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

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

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

心借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

以對鵑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植為鵑鳥賦亦命修為之修辭讓植見西施之

評註昭明文選卷十 答臨淄侯 楊葉山房石印

孫曰臨淄書中已作排語歷數諸公此答但點一二語已得何得又如此排列孫曰此一段語稍蕪得一刪更妙



孫曰莫能字與下箱口意稍碍

孫曰論得是

方曰補此截意更周到

孫曰婉勁有致

與魏文帝

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也使刊定也春秋之成莫能

損益呂氏淮南字值千金然而此五臣無弟子箱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

殊絕凡庸也桓子新論呂不韋作呂氏春秋淮南王著篇章今之賦頌即植古詩

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言未經孔子刪定故未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强著一

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揚雄猶稱壯夫不為楊子法言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若此

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譽善註雄與修同姓故云修家何為云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

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景鐘景斯自雅

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謂賜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施惠

以泰莊氏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莊季緒璅璅何足以云曹植

劉季緒好詆訶文章季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吳曾漫錄書尾

孫月峯曰亦有詞華有風度第鎔鍊尚未至何

義門曰筆筆針對來書有次第有變化安頓有法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文帝集序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嚨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音樂廣求異

妓也妓能時都尉薛訪車子薛訪車子姓名年始十四能喉轉引聲與筳同音也

白上呈見曹操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試有自然之妙物也

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也聲悲舊筳曲美常均均者律調五

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黃門集樂之所也一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

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

不能言竟不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轉一作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此

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馬思皆古歌曲淒入肝脾哀感

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泣

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顛史二音騫姐左驥史名倡皆當時樂人能識以來耳目

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賤先自委曲伏想御聞必

含餘懽莫事速訖謂西征事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

欽死罪死罪

孫月峯曰繪形繪聲妙極形容語雖不多風度却在子安嘯賦上○方伯海曰按文既清麗意尤刻入古人云魏祚不永君臣耽於聲色諒哉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曹植為東阿王

評註昭明文選 卷十 答東阿王 答魏太子 埽葉山房石印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謂使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青萍干

將之器。青萍干將皆劍名。言其才如劍之利也。拂鐘無聲。應機立斷。說苑干將莫邪拂鐘不鏘。試物

立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焱火也。譬猶

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敢追。況於駕馬。可得齊足。飛兔駿馬也。流星言疾也。夫聽白雪

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白雪綠水古詩曲也。東野巴人下里之音也。載懼載笑。欲罷

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琳死罪死罪。

孫月峯曰。只贊龜賦一事。以華語見致。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魏器。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手命太子來書也。來書云二。三知己零落。略盡。恩哀之隆。形

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

置酒樂飲。賦詩稱壽。稱壽上酒也。自謂可終始相保。五臣作報。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

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璋徐長。劉連。應連。才學所著。誠如來命。

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

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輻至如輻之。奏於轂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

孫曰。此處語稍燕。

方曰。此將子桓來書再敘一番。以見彼此同慨。

何曰。暗入自己。即後所云展其。

用也
孫曰此下四節
錯落有節奏
何曰賓主錯綜
孫曰此蓋自比

孫曰勁歟

若東方朔枚舉之徒不能持論即阮元瑜陳孔璋之傳也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其唯

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與漢書唯嚴助

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

助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文帝來書曰偉長而今各迹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來書云復生可畏來者難誣伏

惟所天謂太優游典藉之場休息篇章之圖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下筆鸞龍

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來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此眾議

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

以名不建功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五臣曰但欲保身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

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結下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

之會時邁齒戴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悽悽謹以來命備悉

備悉鄴中事孫月峯曰亦有風致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孫月峯曰亦有風致孫執升曰此亦承文帝書來其與感存亡評論文品似

較進一步中才畧自許以保身自勵而未復以効用自期知不欲僅以文章

吳季重在元城與魏太子牋魏略吳質遷元城令之官過

許註招明文選卷十在元城與魏太子牋魏略吳質遷元城令之官過三埽葉山房石印

張曰先叙侍宴之情為後顧左右之勤張本

孫曰覽景述事頗似賦以感慨悠揚有態

東西南北妙在歷落參差

孫曰蘇長公起然記本此

孫曰此亦是道實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皇甫謐年歷日以曜靈雖虞卿適趙

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虞卿見鮑昭放歌行詩史記秦昭王為

君為布衣交君幸過寡人為十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困也沈頓酒

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言每事承前無所改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

恆山連岡平代漢書有恆山郡今直隸保定府代縣今直隸宣化府蔚州北隣栢人乃

高帝之所忌也漢書上東擊韓信還過趙相貫高等陰謀殺上上欲宿重以抵

脂水漸漬疆宇抵水在直隸趙何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之弗宿重以抵

韓信擊破趙新陳餘泚水西北趙謂拔趙南望邯鄲丹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

將也邯鄲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漢書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

趙都見前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

不在鉅鹿也按鉅鹿今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武君李

直隸順德府鉅鹿縣今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武君李

質閣弱無以莅之也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懷懷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

後段隱然不樂
在外之意引古
言之亦蘊藉有
致
重內賤外遂成
流風可慨也夫

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

漢書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

出為郎吏久不聞問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吾邱壽王善

格五召侍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漢書張

尉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糾結固無奇矣又陳咸為南陽

太守賂遺陳湯與書曰值敬遠守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子公陳湯

也彼豈虛談誇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願一作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

先後不買也買易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孫月峯曰視諸書較濃厚何義門曰中問一段興會標舉仰俯憑弔極淋漓

之概○方伯海曰按重內輕外漢唐以後積習皆然所以然者內權重也漢宣

於刺史二千石治行異者重書褒諭進秩賜金得人為盛後此鮮有聞者唐之

外任受制於宰相宋之外任多為畏途乎必內降點往充其職明之外任受制於臺諫

避罪謝過不暇安得不視為畏途乎必內降點往充其職明之外任受制於臺諫

能察問閭之疾苦知政事之損益前明多以詞臣入總樞務所見不離兔園冊

子債事誤國之職此之由惟我一朝內外兼資不拘成格

人皆以外任為樂歷年積習一旦頓消規模宏遠矣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賤晉書鄭冲字文和滎陽人位至太傅世說魏朝封

皆詣府敦喻司空鄭冲馳遣信就阮籍求文初時在袁孝尼

家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為神筆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冊命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

制即下褒德賞功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

評註昭明文選

三引故事文法
不襲

孫曰敘事處殊
乏節奏

孫曰此下語稍
腴緊

雖為勸進未却
諷以謙頌而
不失其正是阮
公本懷

荷阿衡之號

勝臣賤

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

即今兗州

奄有龜

蒙

龜山在兗州府泗水縣
蒙山在沂州府蒙陰縣

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邱

磻溪在陝西鳳
翔府寶雞縣營

邱今山東青
州府臨淄縣

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况自

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

先相國司
馬懿也

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前者

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羗戎東馳迴首內向

晉書文紀姜
維出隴石上

率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服漢
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

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

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

晉書文紀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
史陶潰斬送誣首闔閭吳王也以比孫權懾懼

也三越謂吳越
及南越閩越也

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

後漢書東夷自少
康以後世服王什

獻其
樂舞

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

晉封地今山
西太原府

明公宜承

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

謂破姜
維之類國土嘉祚巍巍如此

謂太
原之

地內外協同靡讐靡違

違謂不
合於理

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

源望祀岷山

謂滅蜀也
岷山在四川茂州

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令大魏之

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

盛乎

莊子舜讓天下於許由言功成而身退也

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

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孫月峯曰亦有辭華然尚覺平易未入鍊境○何義門曰阮公亦為此耶抑亦
避禍耶許以桓文諷以支許是其巧于立言處○方北海曰操以相國加九錫
受十郡封魏公於漢司馬氏亦尤而效之於魏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也
宗非逐羶附臭者此賤定有所迫而成然一路只據晉之現在功績而以陣馬
風檣之勢行之到末直自吐露心胸而以真讓與假讓當面一
照莊中寘諷仍是加以美名故言者無罪也公殊不似醉人

謝元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賤齊書謝元暉為隋王于隆府文學世祖敕暉還
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賤辭于隆世祖武皇

帝也○方曰按是
已去職而辭別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漢

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駕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沃若良馬行貌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

悵搖落謂秋時也岐路西東或以歇同邑○東西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服義服王

邈若墜雨翩似秋蒂謂雨離於雲蒂離於樹無復返期也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

納天地喻帝山寢采一介抽揚小善南齊書朓作搜故捨末場園奉筆兔園西京雜記梁

隆也以比子東亂三江西浮七澤言常從子隆也齊書隋王子隆為東中郎將會稽太

尚書傳絕流曰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

髮晞暘喻已受恩也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

先敘別情次及
前好中迷去意
末訂後期

或存無改喻王
能存故情於已
也

春旅翮先謝臣旅溟渤解皆喻王波清切藩房寂寥舊華藩房王府舊輕舟反溯弔

影獨留已留也白雲在天龍門不見楚辭注龍門楚東門也江去德滋永思德

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莫王入朝而已候於江朱邸方開效蓬心於

秋實史記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論注秋實蓋

謂桃李之實非也劉楨謂曹植曰君侯采庶子之春華忘家臣之秋實故用其語註

何曰用邢顯事也如其簪履或存社席無改韓詩外傳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著薪

亡其踣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

吾悲與之俱出不與之俱反自是楚國無相者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

歸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者

之誠孫月峯曰元暉深於詩此賤渾似詩賦○孫執升曰文情委折姿采

秀妙陸雨侯謂其驅思入渺抑聲歸細嫺嫺兮韓娥之揚袂知音哉

任彥升到太司馬記室牋梁書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

生之倫庇身有地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為恩眄睐成飾小人懷惠顧知

死所昔承嘉宴梁書作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史始高

孫云數語更工

覺而迹淪驕餌不預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子湯

沐具而蠅氣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行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即

殺東昏侯昉免死故云非弔大厦前蕭衍成功也行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即

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無紀無能紀述也何稱不府朝

初建俊賢翹首惟此魚目唐突璵璠璵璠魯王也韓詩外傳白骨類象魚目似珠

參顧已循涯實知塵泰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隕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

之情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孫目筆曰此情事大難言却乃說得婉妙真是妙手

任彥升百辟勸進今上牋梁典帝詔授公梁公加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

傳以此牋為遲作

近以朝命蘊同韞策冒奏丹誠蘊崇也謂尊崇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搢紳顯顯深所

未達顯顯敬仰貌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宏致呂氏春秋魯國之法為人臣

金於府言不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此當受而不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莊子

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此當受而不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莊子

戶之農石戶之農員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尸子周公踐東宮履乘石假

所登上海終身不返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維鈴報在齊王

之石也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維鈴報在齊王

評註昭明文選卷十百辟勸進今上

六掃葉山房石印

此下敘梁武比
擬精切

旌理也南史梁况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

是依梁典高帝兄懿為豫州刺史崔慧景反於班師整旅大造王室梁書王

累繭救宋重胙存楚見公輸般無攻宋淮南子申包胥累繭重胙七日七夜至于

秦庭發軍擊吳以存楚國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謂東昏侯欲掩其過不

秋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椎毀之臣間勇略震主者身

危功益天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

下者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

怨梁典東昏荒淫歸政闔閭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薨論語比考識殷感

子之旦金版趙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注謂梁殺關龍之後庚子且庭中地

也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吳志孫策亡權悲感未視

鼎沸何得寢伐哀威乃扶上馬陳兵而出東觀漢記光武兄故能使海若登祇馨

圖效社海若鬼神也登山山戎孤竹東馬景從漢書鄭志齊桓公曰寡人北

耳之山景從如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韓詩外傳申徒狄非其

之日影之從也仁民之父母今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

為滿足故不教人可乎論衡堯舜之民比屋可誅也龜玉不毀誰

孫吳遺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

策紂之民比屋可誅也

龜玉不毀誰

之功歟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謂何地自處也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

惶欵悉心重謁款誠也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孫月峯曰嗣宗勸晉猶存體面此全是非上媚篡語然摘詞自佳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晉書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問掾王默辟之濟恐籍不

說之於是鄉親共喻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已去漢博文前書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含咸也本書羣英翹首俊賢抗

足晉書羣英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辟猶召也子夏處

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魏文侯師子夏漢書注擁篲為恭也如今卒持箒也鄒子鄒子居泰谷之陰而昭王陪

乘泰谷見魏都賦陪乘參乘也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

也籍無鄒鄒子行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一作猥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皋之

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强補吏之日晉書非所克

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孫月峯曰嗣宗酣酒縱放為文宜豪蕩直率今此記却雅婉有度豈持杯則猖狂操筆則沈細耶

李少卿答蘇武書

至有驚心動魄之境此是人心

之樂入聲祇支令人悲增忼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猝未盡

不平見虞
此段推原前事
以辨身之所以
負恩非得已也

孫曰說得濃至
有態此處微欠
節奏第此三節
意若條分縷析
又恐翻落緩弱
無此朴直矯健
之勢文蓋自有
天機難以勢論
邵曰每用然猶
作轉勢說得敗
亡之餘如許生
色

孫曰証得明切

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武帝謂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

戰漢書武紀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而裹萬里之

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

當新羈之馬頭也然猶斬將奪然猶斬將奪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

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也匈奴既敗舉國興師

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主客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

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一作扶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

尺鐵猶復徒首奮呼聲爭為先登徒首無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

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

校尉答之五十七亡八匈奴于時匈奴與李陵戰至塞恐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故陵

不得免耳一作不可復得應疑是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今山西

大同縣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

力哉史記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而執事者云云執事漢朝執事之

評註昭明文選卷十答蘇武書八掃葉山房石印

孫曰此念非假
何從剖見
陵曰成敗論人
陵且如世何
微辨不死之故
妙有含吐何圖
二語正見漢之
孤負陵心陵之
所以每顧而不
悔者
孫曰說得哀痛
結得醒是一篇
警策

此段專明漢之
負德却引他人
為証以負陵處
前已言之此言
漢之待人大抵
如此耳
孫曰二子謂范
曹覺與上下不

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
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
耳前陵與武書曰陵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誠以虛死不如
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
讎報魯國之羞史記吳敗越越王棲於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
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曹沫魯人
以勇力事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復以為
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盡還魯侵地
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公孫敖捕得
為兵以備漢於是族陵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
家母弟妻子皆伏誅史記相國蕭何為民請上林中
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醢史記相國蕭何為民請上林中
高祖病有人惡樊噲噲呂氏即曰上一日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之屬
高祖大怒乃使陳平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陳豨反韓信在長
安欲應之史記呂氏使武士縛信斬于長安鐘室又彭越反高祖赦之鼂錯受戮
遷處蜀道呂后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殺之遂夷三族
周魏見辜鼂錯見西征賦捕治之又寶嬰封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
告勃欲反下廷尉尉捕治之
敬遂論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
嬰棄市
人之讒竝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